



大庆“铁人”王进喜

人民出版社

我們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、去斗争的。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，这才是好同志。

毛泽东：《关于重庆谈判》

沈阳京图书馆

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（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）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64}$ · 印张 $\frac{3}{8}$ · 字数 11,000

1966年2月第1版 196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 3001·952 印数 000,001—300,000

每册定价三分

劳模会和全国群英会，并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，眼界扩大了，脑袋瓜也开阔了不少，知道了国内外许多大事情。

“我们要靠毛主席思想赶快 拿下这个新油田”

一九六〇年三月从玉门到大庆，我是带着一股子气去的。刚解放时，我觉得玉门油矿很大，出油很多，以后听说外国人說我們国家是“貧油国”，我很生气。我就不相信，石油光埋在他们地底下，我們国家这么大的地方，就没有油？外国人还說我們“笨”，我就不相信，天底下只有你外国人聪明？站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，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是最聪明的。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发奋图强、自力更生。我想光生气不行，还得干，我们一定要找到更多的大油田，多打井，快打井，打好井，多出油，同帝国主义较量较量。

一九五九年底，我到北京开会，看到大街上跑的汽車，有的背着个包，我就問別人：“这上边装那个家伙干什么？”人家說那是因为沒有汽油，烧的煤气。我一听心里真难受，真急人呀！我們这

么个大国，汽車沒有汽油燒還得了！我是一個石油工人，眼看沒有油，讓國家作這麼大的難，還有臉問！再沒問！一到休息時候，我就悄悄地躲在一邊，心裡很別扭。又憋了一股氣。我是個石油工人，難道就眼看著讓帝國主義看我們的笑話？就在这个會議期間，聽說我國發現個大油田，我高興得都跳了起來，當時就找部里領導，申請到這個新油田工作。那時恨不得一下子飛到大慶，把大油田拿下來，給帝國主義看看，把石油落后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。毛主席講：“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。”站起來的中國人民是天不怕、地不怕、不怕鬼、不信邪的硬漢子，非要拿下個大大的油田，為黨、為中國人民爭這口氣不可。

開完會回到玉門後又聽說修正主義和帝國主義，勾勾搭搭，想用石油卡我們的脖子，想叫我們交出紅旗，我們能夠這麼辦嗎？絕對不能！我們要靠毛主席思想趕快拿下這個新油田，給黨爭光，給人民爭氣。

我們隊三十三個人立即坐火車動身去大慶。在火車上我就和大家一起學《為人民服務》和《愚

公移山》，学完就討論为什么参加会战？有的同志說：“去打井搞油！”我說：“这話也对，也不完全对。”我說我们是去革命！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在石油上卡我们，国家沒有石油多困难啊！我们一定拿下这个大油田，甩掉石油落后帽子，为全国人民爭口气。

**“对党負責，对国家負責，对子孙万代
負責，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負責”**

我深深体会到：我是打井的人，打井沒有压力，就是豆腐地层也钻不进去，泥浆泵沒有压力，地下岩屑就帶不上来，井沒有压力，就噴不出油来，人要沒有压力就輕飘飘地过去了，就干不出好工作来。有了压力，干出来的工作，就是高水平、高标准的，經得起子孙万代的检查。

这压力，不是那个领导給的压力，是我們中国工人阶级自觉自願的压力。一个革命者，要有责任心，对党負責，对国家負責，对子孙万代負責，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負責，就应该有压力。沒有油，国家有压力，我們要自觉地分担这个压力。一般的压力还不够，要承担一百吨的压力，一千吨的压力。

到了大庆，那股子高兴劲，使我这个从来沒流过眼泪的人，都高兴得流了眼泪。我激动地說：“这儿就是大油海，这儿就是大油田，摆开战場、甩开钻机干吧！这一下子，可要把石油落后帽子，扔到太平洋里去了！”

“怕不怕艰苦奋斗，是革命 不革命的問題”

我們当天就奔向目的地。沒有房子，就找个破馬棚，三堵破墙四面透风，里边滿是馬糞，我們打扫了一下，三十三个人挤在一起背靠背地过了一夜。有几个人挤的受不住，就抱了一抱草，半夜里摸黑，找了个夹道去睡。第二天醒来一看，还是睡在一口水井边上，地下鋪的是冰。这时，有个别的同志就沒精神，唉声叹气，說：“这个地方能打井嗎？冰天雪地的，沒个鍋碗盆勺，連个住的地方都沒有。”我想这个工人也是个好工人，来的时候，他几次举拳头，表示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，現在他动搖了。又一想，这里的确是艰苦，不是一般的艰苦，这个新社会长大的青年人，根本沒想到有这么艰苦。但是，不管多艰苦，拿油要紧。于是我就問

指導員：你當了幾年解放軍，打仗時遇到這麼多困難怎麼辦？是上還是退？“我沒有打過仗，我想怎麼也不能退。”指導員孫永臣說：“絕對不能退！剩下一個人也要上！要頂着打，直到勝利為止。”好，我們兩個人的想法一樣。我們就帶着這個問題學毛主席著作。毛主席說：“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，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，工作更偉大，更艱苦。”搞油是在野外打井，不能把井架安在樓房里，安在城市里，過去是這樣，現在是這樣，今後還是這樣，這是工作性質所確定的。現在我們少數人的吃苦，能換來多數人的幸福，換來子孫萬代的幸福。這就是我們石油工人最大的幸福。

我認為怕不怕艱苦奮鬥，是革命不革命的問題，如果不艱苦奮鬥，就要貪圖享受，就要變質。打幾個漂亮仗是不難的，要是做一輩子艱苦的事情，就要不斷學習毛主席著作，不斷改造自己才能辦到。

鑽機沒到，我們派人去車站打聽鑽機什麼時候到，有的人平井場，作準備，我所關心的是這個地方地層好打不好打，鑽井速度快不快。毛主席教導我們，“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”，所以我就到

处了解地层情况和钻井速度，并且組織全队学习《实践論》和《矛盾論》。越学心里越明亮，大家說：拿下大油田，一定会碰到許許多多的困难，还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。但是；石油满足不了国家的需要，才是最大的矛盾。这个矛盾不解决，帝国主义、現代修正主义，就会利用这个缺口，卡我们，封鎖我们。上，有困难；不上，就更困难。出路只有一条，就是坚决战胜困难，高速度、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。大家都把井場当成跟帝国主义、修正主义較量的战場。每个人的崗位，就是为党、为国家、为人民爭光的崗位。为了多打井，多出油，刀山也要上，火海也要下，只要为了党的事业，个人的生命算什么？

沒多久，钻机运到車站。那时，“快摆硬上”来了那么多井队，吊車、拖拉机不够用。怎么办？是等，还是上？我想起毛主席的教导：“我們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、去斗争的。”是的，革命，就有困难，有困难就有斗争，这不是看戏，不是下館子，打井就是革命，国家缺油，就要拿出油来，搞油就有困难，你不去斗争，要我們共产党員干什么？我們馬上开了支委会，組織大家学《愚公移山》，发动大

家討論怎么办？同志們說：干革命不能等，有條件上，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，人拉肩扛也要把鑽機弄到井場。大家一个个象小老虎，硬是用繩子拉，撬杠撬，木塊墊，一寸一寸，一尺一尺地把六十多噸的鑽機拉到井場，安裝好。

開鑽打井得有水，當時，水管綫沒安好，水罐車又沒有，怎么办？好多人說：沒有水，咱們就是用臉盆端也得開鑽。這時候，有個人說：“你們見過哪個國家是端水打井的？”我說：“就是我們國家！我們就是尿尿也要打井！”就這樣，用大桶、小桶、臉盆硬是端了一百多噸水，才開了鑽。

**“困難是欺軟怕硬，你的思想是硬的，
它就要變成豆腐，你要軟，他就硬”**

開鑽不久，又遇到漏層。大伙說：漏多少，端多少。把村子里水井的水端干了，我們就跑到一里多地的水泡子，砸冰取水，終於戰勝了漏層，用六天多的時間，打成了第一口井。當我們看到嘩嘩噴出的石油，大家都高興得跳起來。通過實踐，我深深体会到：和自然作鬥爭就不能怕困難，困難是欺軟怕硬，你的思想是硬的，它就要變成豆腐，

你要軟，它就硬。

打完第一口井要放井架搬家，沒有拖拉機，我們全體職工硬是想辦法，用人拉放井架。在指揮放井架時，一根鑽杆滾下來把我的腿砸壞了，我昏過去了，醒來一看，工人抱着我的腿哭，井架還沒放下來。我急了，就說：“打仗時傷了人，你哭，敵人來了把你們都活捉去，能哭嗎？”我就坐起來繼續指揮放，工人就把衬衣撕下來給我包住。井架放下來，大家叫我住院，我不去。這天是“五一”，戰區召開萬人大會，我說：“這是第一次萬人大會，不去怎麼了解大會精神，又怎麼能多打井，快打井，打好井。是腿要緊，還是出油要緊？”并和大家說好，誰也不准給領導講，大家給找了個馬車，把我送去了。

萬人大會上，工委領導表揚了我們，給我披紅戴花，讓騎大馬，叫我講話，還號召全體職工向我學習。向我學啥啊，我們才打了一口井，還是工委領導親自領着我們全體職工干的，沒有黨的領導，沒有全體職工，我能干個啥，心里感到不安。萬人大會上工委提出：盡快拿下大油田，“六一”把原油運出去，堅決要打個大勝仗。我聽了這個號召后，

忘了腿痛，当晚赶回队去，就和大家讨论怎么办？大伙说：下一口井是战区第一口生产井，要力争把我们打的第一口井的原油运出去，支援全国建设。干工作光有一股子干劲，猛冲猛打是不行的，三国有个张飞，他还粗中有细嘛！我们立即总结打第一口井的经验，给打第二口井提办法。

坏腿的事，以后领导还是知道了，对我非常关怀，硬是把我送到医院。在医院里怎么能躺得住呀！万人大会上工委的号召，全国人民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们，我还在住医院，这怎么行？我就偷着溜回来，参加打第二口井。我拄着棍，在井上指挥，不久终于打成了战区第一口生产井，保证了“六一”原油外运，支援全国建设。

一九六一年二月成立大队，我当了大队长。不久，领导指示我们转移到南线去打井，这时矛盾出来了。有个队的干部找我：“我给你提个意见，你一来就在南线打井，还不知道南线压力高，容易井喷，倒霉的井都在南线，我们可不能去啊！”我说：“你说的，我们国家就是要打喷的井，把原油喷的哗哗的，多好啊！为什么怕它喷呢？”经过我们调查，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，是代表一部分人的思

想。党总支召开会议经过讨论分析认为，有的队对南綫地层不太了解，沒在南綫打过井，怕井噴，怕井斜，是認識不清楚，一定要先解决思想認識問題，决定开展大討論：国家打井干什么？要打什么样的井？要不要打有压力的井？誰去打？經過大討論，使职工提高了認識，鼓起了敢于斗争、敢于胜利的信心。工人們說：“怕什么啊！我們党和毛主席領導中国革命，小米加步枪，打出了个新中国，南綫高压层有什么可怕的呢！”这一年打成了九十多口井。

“按毛主席的实践論去干”，“根据我們的条件，走我們自己的道路”

一九六二年以前規定井斜不超过五度，一九六三年工委又提出高标准，不超过三度。工委領導同志問我：“拥护不拥护？”我說：“坚决拥护，依靠党、依靠全体职工，按毛主席的实践論去干。”回来我們就組織全体职工学《实践論》，有一个技术員一听说要打直井，就搬出那么厚的一本“洋”书看，我奇怪地問他：“你老搬那家伙干啥呢？”他說：“这上头有个自动防斜的工具。”我說：“那很好，这

东西現在我們能不能做？”他搖頭說：“做不成，做不成！”我生氣地說：“你這話等於沒說嘛！我們不能搬洋框框，毛主席說要我們自力更生嘛！我們根據我們的條件，走我們自己的道路。你老搬那家伙有啥用呢？”根據毛主席實踐再實踐的教導，我們堅決走自己的道路。工委領導親自組織我們鑽井的全體職工討論。同時組織一部分技術干部和老工人三結合，一邊摸索着干，一邊總結經驗。我們邊實踐邊找辦法。最後，打成了只有兩度多的直井，以後又打出只有半度的直井。

這次打直井對我教育很深。這是在工委的直接領導下，時時突出政治，事事講人的因素第一，全體職工知道了打直井的意義，掌握了地層和設備的規律，所以打得又好又快。我過去打了不少的井，有的井打得好，也打過斜井，為什麼？主要是沒突出政治，沒抓人的思想，首先是我的思想歪了，所以，才打出了斜井。要打直井，首先我們腦瓜子里要有個直井，要有高度的政治責任心；腦子里沒有個直井，一輩子也打不出直井來。

一九六五年，工委又提出高標準，要打“三一”優質井（一天、一個鑽頭、打一千米）。有的井隊想

打又不敢打，有些人怕丟掉标杆队。我說：“我打，我就不怕摸老虎屁股。干革命就不能怕担风险，还没干就吓回来了，那还行。”走路，要学小孩走路，小孩腿軟，跑起来摔了一跤，爬起来又跑，今天軟，明天就不軟了；不能学八十岁老头走路，老头走路，摔一跤，再摔一跤，就嗚呼哀哉了。这时，另外一个队也打“三一”优质井。两个队并排打，我一面打，一面把发现的問題告訴他們。結果，那个队打成功了，我把井打斜了八度。我在会上向大家检查說，井打斜了是我的責任，不算大家的事，你們的責任，就是帮助找原因。最后总结出八条經驗，連續打出六口“三一”优质井。

通过在大庆几年会战，我深深体会到，毛主席怎么讲，就怎么做，什么困难都能克服。克服困难，首先要有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。不能光看到困难，也要看到成绩，看到有利条件。克服困难，光嘴上說不行，要研究困难，想办法解决困难，去做工作才行。克服一个困难，就是一个胜利，就是一次提高，就学会一个克服困难的办法，就增加一分革命信心。

**“要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阶级敌人斗，
还要与人的错误思想斗”**

干革命不仅要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阶级敌人斗，还要与人的错误思想斗。一个人想什么，也得有个规格，有些事情是不能想的，有些事情是可以开闢地去想。要想，就要想怎样拿下大油田，想这么多困难怎么克服，想我们给全国每个人多少石油，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。

有一个青年工人，是我喜爱的徒弟，有一段经不起考验，闹情绪要回玉门。我就把他找来严厉地对他说：“你还记得你刚到玉门是个什么样子吗？穿条裤子没有腿，穿件衣服露着肚子，一双鞋补了又补有几斤重，你忘了吗？我可没忘，我也穿过几斤重的鞋。现在你身上穿着毛衣，床上铺着缎子被，这些都是怎么来的？都是党给的，毛主席给的。”说得他直哭，他承认错误说：“我错了，你说咋办哩！”我说：“好好干，我们苦，顶多是多出两身汗，少睡一点觉，你看我们的革命前辈，那么大年纪还跑到草原上来吃苦，为什么？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，向老前辈学习。”

热爱党、热爱毛主席、热爱社会主义，不能站在房子里热爱，不能光举拳头热爱，不能在口头上海热爱，要干事。我们是打井的，把井打出来，把油拿出来，才是真正的热爱，不干就等于瞎说。热爱要永远热爱下去，就必须永远老老实实干下去。

有一次打完进尺，射孔层位老定不下来，耽误十几个小时。射不了孔，就搬不了家。那时井多人少，新地层，一时也难定下来。可是我着急的跑到地质指挥所，问他们是怎么搞的？有个同志说：“你干什么的？”我说：“我干什么的？我就是找你们麻烦的！你们确定不下来，射不了孔，搬不了家，耽误多大事呀！”有人劝我说：“不要着急，顶多耽误一会儿打井。”我一听就觉得不对味，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！少打一口井，和帝国主义、修正主义斗争就少一分力量。我就跳起来说：“为什么让我耽误一会儿打井，为什么不让我多打两口井？你有什么理由？”越说越生气，我往桌子上一坐说：“晚上我不回去，你们什么时候确定，我爬起来就走。”你看看，我这大老粗，现在想起来，感到多不好。

**“任何艰巨任务不可怕，任何艰苦环境
也不可怕，忽视政治领导最可怕。**

政治是灵魂，绝对忽视不得”

一二零五队是我原来所在的那个队，从玉門到大庆，是連續七年的标杆队。一九六三年全国經濟形势好轉，井队干部錯誤地认为階級斗争形势也好轉了，應該“抓抓进尺啦！”，說：“标杆，标杆，要蒸出白饅头給人看看，进尺上不去，不象个标杆样子。”背上驕傲包袱，就放松了政治，忽视了階級斗争和思想工作。結果有的工人听說猪肉值錢，就想回家养猪，說养猪比干钻工强；有的工人离开崗位去看电影。队上有名的“小老虎”变成了“小老鼠”，事故接連发生，着了一把火，打废了一口井，造成很大損失，上半年就丢了“标杆”。这时干部才清醒过来，坐下来搞了一个半月的整訓，总结教訓。干部检查說：“那时，干部一心只想‘扛紅旗’多打井，只管自己扛着小紅旗朝前跑，出現了那么多問題还不知道，真危险啊！”

工人的問題是干部的問題，下面的問題是領導的問題，一切問題是思想問題。一二零五队的